

YE SHENGTAO

叶圣陶

HE TA DE SHIJE

和他的世界

张香还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K825.6/392

14142



YE SHENGTAO HE TA DE SHIJI

叶圣陶 张香还 著 和他的世界

SBL82/11

上海教育出版社

叶圣陶和他的世界

张香还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75 插页 6 字数 259,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800 本

ISBN 7-5320-4175-1/G·4100 定价:(软精)14.50元



生前最后拍摄的一张照片

(1 9 8 8)



1919年冬天,和
夫人胡墨林在角直



1922年初,与朱自清(右)
任教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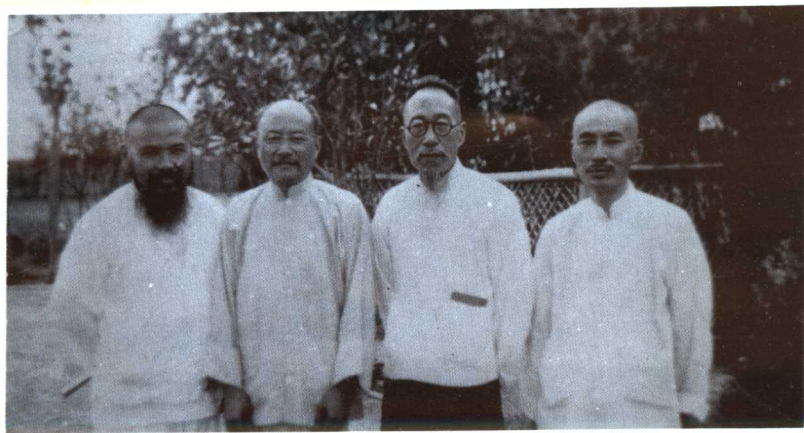


1925年初夏,在上海闸
北香山路仁余里28号家里

1933年10月，
摄于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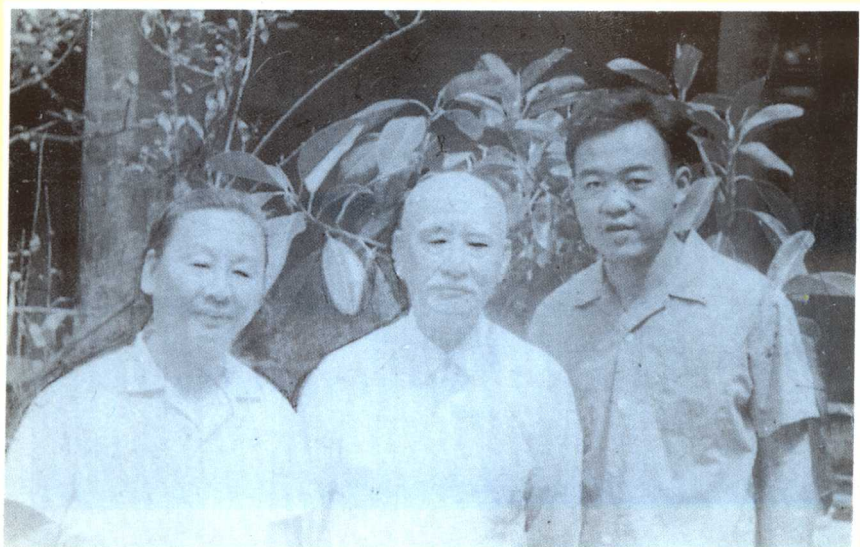


1947年夏
天，摄于上海
冠生园。左起：
丁晓先、王伯
祥、范洗人、叶
圣陶





1973年6月6日，乘船游新安江水库时



七十年代中，与女至美、孙永和

一九七四歲盡前四日平伯兄書至言瞬將改歲茲新黎旦
燭下作此書憶及佩弦在杭第一師範所作新詩耳佩弦之遊
已二十餘年覽此感逾鄰笛頓然念之不可遏必欲託之於辭以
志永懷連宵損眠勉成蘭陵王一闋其辭曰

猛悲切懷往紛紜電掣乎西湖路曾見愆招擊擊聯林
共曦月相逢屢間闕常惜深談易歇明燈坐盃勸互
殷君輒沈沈醉凝睫 離愁自堪豁便講舍多勤瀛海
遙涉鴻魚猶與傳書札乍八表塵空萬流騰涌蓉城重
復警款接是何等欣悅 懷絕怕言說記同訪江樓憑眺
天末今生到此成長別念挾病修稟拒糧題帖斯人先謝
世運轉未暫替

香還先生扁鈔呈此詞即希 正之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葉聖陶

著作者以某作者某种作品为对象而评论之，不一定打听作者对自己如何看法，更不必取得作者之同意。再者，我自己就不会剖析自己，遇有大来问吾于此方面之题目，真觉无可奈何。故足下仍可自由泼笔，假使并不与我相识，如评论一个青年作者或评论一个外国作者一样。足下能采纳鄙意否？补说一句，此决非泼冷水。

以下答来问。

(一) 我父名钟济，字仁伯。我母朱氏，无名。
(二) 圣陶是我的字，是一位语言学家沈尹默先生给我取的，当时只知道从“圣人陶铸万物”而来，故有记清此句出于何书，至今还是不知道。足下所举《法苑珠林》的句子，有圣字，有陶字，但是跟“铸物”没有联系。“圣人陶铸万物”一句中有“铸”字，就算有联系了。联系不止此一式。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意义相同，也算联系。

大作家通常产生在大危机之中；一方面，他们充分地反映了危机的多样性和波浪起伏的演变；另一方面，他们所以要创作，主要正是因为他们渴望给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寻找一个令人欣慰的解答。

——〔俄〕卢那察尔斯基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时代 (1894—1906)	1
一 诞生在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	1
二 进了三个私塾	3
三 遇上了不肯剪辫的教师	9
第二章 迎着曙光(1907—1911)	15
一 草桥边的中学生.....	15
二 “速拔文弱之恶根”.....	23
三 读着社会的“大书”.....	28
四 辛亥革命带来的喜悦.....	33
第三章 愤慨的心(1912—1916)	41
一 参加了中国社会党.....	41
二 官子庙里的小学教员.....	46
三 第一篇文言小说——《穷愁》.....	52
四 他被教育事业吸引住了.....	56
第四章 在“五四”的激流中(1917—1919)	60
一 用直镇上的小学教师生活.....	60
二 遇到了悲痛的事.....	68
三 参加新潮社.....	72
四 “五四”的风暴来到了小镇.....	79
第五章 文学上的耕耘和收获(上)(1920—1924)	85
一 文学研究会 12 个发起人之一	85
二 精心的《文艺谈》.....	89
三 从吴淞到杭州.....	93

四	和郑振铎、爱罗先珂同车北上	101
五	第一批果实	105
	1. 儿童文学的第一步——儿童诗歌	106
	2. 两个剧本——《愚亲会》和《艺术的生活》	111
	3. 童话集《稻草人》	114
	4. 短篇小说集《隔膜》	121
第六章	文学上的耕耘和收获(下)(1920—1924)	128
一	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128
二	在悲哀的重载中——《火灾》	137
三	写在“丛墓”间的杂文	144
四	“充实的生活”——《作文论》	153
五	“都是水平线下的”——《线下》	159
第七章	血雨腥风中的起点(1925—1929)	164
一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164
二	编辑《小说月报》	179
三	创作的新时期	189
	1. 《城中》和《未厌集》	189
	2. 《古代英雄的石像》	197
四	“值得赞美的”《倪焕之》	205
第八章	对光明前景的期待(1930—1937)	222
一	住在景云里	222
二	编辑《妇女杂志》	226
三	《中学生》的编者	230
四	和鲁迅相濡以沫的友谊	242
五	《四三集》	248
第九章	“看我们举起枪和旗帜”(1937—1945)	255
一	在抗战混乱中	255
二	“此日尤宜志节先”——在乐山	265

三	和朱自清在望江楼头	273
四	跋涉在巴山蜀水之间	277
五	为人民群众而呐喊	283
第十章	傲然挺立的柏树(1945—1949)	288
一	“要有所爱,有所恨”	288
二	“应该赶紧做一点事”	299
第十一章	新的一页(1949—1988)	305
一	从没有过的生活	305
二	《小记十篇》及其他	314
三	“襟怀孺子牛”	320
后记	329

第一章

童年时代

(1894—1906)

一 诞生在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

1894年秋天，中日甲午战争已近尾声。

叶圣陶，就在这一年的10月28日出生在江苏苏州府城东北隅，巷口有一片叫做“协记”的小小布店的悬桥巷中。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这里，街，大多是青溜溜的石板铺砌的，连贯了一条条用细石子镶嵌的幽深小巷。行人走在街头巷尾，有时正是沿着河。悬桥巷，正是这样大街边的一条静静的小巷，巷东隔着河，通过石板小桥，是平江路；巷的西口，就是那条纵贯南北的长街——临顿路。

这是一户“做账房”的人家。这个家庭的祖辈原籍安徽，在明末清初，清兵入关，明王朝行将倾覆的兵荒马乱的岁月，叶圣陶的祖辈，扶老携幼，历经长途的颠沛流离，辗转来到这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人间天堂。

“天堂”，只不过是美丽的谎言。除了富裕人家，“天堂”居民饱尝的是人生的苦辛。

叶圣陶的父亲叶钟济，字仁伯。性格敦厚方正。苏州的绅富人家都置有田地，以为这是保产最好的方法。他们家里设了账房，开仓收租，催租；经管这些繁杂事务的，就叫“吃知数饭的”。平常又统称“账房”或“账房先生”。叶圣陶的父亲，家里既没有什么可以糊口，为了一家生活，只能忍受着这一项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

职业，替姓潘的地主管理田租^①。逢到附近人家有婚丧喜庆，他也被邀去暂时料理事务，获取一点点酬谢。母亲姓朱，是一位勤劳而又显得拘谨的旧式中国妇女。他们一家生活不算富裕，可是和穷苦人家相比，他们一家人，叶圣陶的父母、外婆，后来的两个妹妹，生活也并不算十分的艰难。

母亲在 29 岁那一年，正是她的丈夫 47 岁，双鬓日见斑白的时候，生下了这户家庭里的第一个孩子，也是他们今后唯一的男孩子——叶圣陶。孩子生下后，在男尊女卑陈旧伦理观念束缚下的中国社会，自然也带来了全家的欢乐。夫妇俩看到这个孩子，似乎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他们有些沉醉在晚年得子的幸福里了；期望自己的儿子，像街巷中间那一户、那一家一样，靠着儿子的科举，居然能够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就在这充满苦难的年代里，他们给自己描绘了一幅未来生活的美丽图景。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似乎感觉到了一点光彩；吸收到了点热量。他们知道，城里有多少户寒素人家，正是这样发达的。“唉，未来也许是美满的呵！”

父亲庆幸有了儿子，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给儿子取名绍钧。后来，当叶圣陶上小学的时候，教员章伯寅，依据“秉国之钧”，又给他取了封建味十足的字——秉臣。到了十几岁，当叶绍钧进了中学堂以后，苏州光复才第二天，叶绍钧为了这个“秉臣”的字，开始感到了一点烦恼。特地找到了当地一位经学家沈绶成先生，真诚而又带有几分天真地要求着沈老先生，说：“皇帝被打倒了，清廷覆灭了，我不能再作‘臣’了，请先生改一个字吧。”沈老先生面对这个稚气可掬的少年，听了感到有理，笑了笑，又思索了一会说：“好吧，依据古书上‘圣人陶钧万物’一句中的‘钧’，不正和‘绍钧’有联系吗？”就又取字圣陶。过了八年，母亲已经 37 岁了，又生下妹妹——绍铭。后来，又生过第二个妹妹，可惜生下不久，就因病夭亡了。

^① 即翻译家潘家洵(介泉)的上代，潘家洵系长子。

激荡着的时代风云，一阵阵的阴风，一股股的寒流……。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暴露了“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等人苦心经营的海军的无能，也更加暴露出了清朝政府的反动腐朽。

这样，就进一步刺激了有志气的中国人，刺激了封建地主阶级中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发起，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总撰述的《时务报》，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在上海创刊。它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民约论》、《穆勒名学》、《群学肄言》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书籍，以及鼓吹反清革命思想的章炳麟的《诂书》，一本本出版了。这些书刊所宣传的新思想，无异像吹拂在沉闷空气里的一阵阵风——“维新”的风。它吹着，吹着，开始强劲地吹起来了。

二 进了三个私塾

苏州地方的文风一直是很兴盛的，每家每户都把子弟的读书，看做关系后代的终身大事；更何况是叶圣陶的家庭。

幼年时代的叶圣陶，生活在这个具有丰富民歌的吴语区域。那一首首世代流传着的，形象生动、想象奇妙、韵律优美的儿歌，通过他的外婆、母亲辈，传授给了幼小的他。

萤火虫，夜夜红；飞到西，飞到东。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还有饼儿，还有糕。

排排坐，吃果果，爹爹回来割耳朵。

抗磷抗磷马来哉，隔壁大姐走来哉。啥个炒虾？茭白炒

虾。田鸡踏煞老鸦。老鸦告状，告着和尚；和尚念经，念着观音；观音买布，买着姐夫；姐夫关门，关着苍蝇；苍蝇扒灰，扒着乌龟；乌龟撒屁，撒得满地。

这些儿歌，引他进入了一个狭小而又广阔的境界。梦幻般的，又分明在他幼小的生活中能感觉到，捉摸到的，温馨而甜美。他，爱听，也爱唱。

儿歌，就像一分滋养的乳汁，灌注进幼小叶圣陶的心里，使他领受到了它的养分。

时光飞快过去。到了四、五岁，叶圣陶在家里已经开始认识笔划简单的字；涂抹那一页页上面用木版刻制刷红的描红纸了，“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这些规规矩矩的正楷，他一遍又一遍地，不知写过多少次。

戊戌变法后的那一年(1899)，也正是叶圣陶六岁的时候，父亲就把他交托给一个文笔很好，在远近颇赢得一点声誉的塾师黄先生处启蒙。因为，他不是仅仅叫儿子识几个字就算了的。他对儿子有更高的要求，寄予很大的希望。

小巷的深处，灰瓦粉墙的墙门堂。这里是富裕人家的家塾。那一天，叶圣陶头戴一顶红缨帽，穿着齐整了，由叔父带着^①。只见三开间的大厅一边，一把圆椅，一张方桌，这是塾师用的。桌子上端正地摆着一方墨砚，旁边还有一方朱砚。几支毛笔，是用来批改、圈点学童课业的。除了这一些，就是一把红木戒尺，古名叫做“夏楚”的，显得很威严地放置在桌上。塾师方桌的周围，有几张方桌、条桌、椅子、凳子，或长或方，都是学童从各自家里搬来的。十几个学童，读书夹杂了嬉笑的声音，一股劲地直钻进新来的人的耳鼓。有互相吵骂的，也有手里弄着小玩具儿，口里却在琅琅读书

^① 当时风俗，父亲不送儿子进学堂，有母舅的，由母舅送；没有的，由叔父或其他长辈送。